



賑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亦以奪情賑濟江南皆同時報命又
二年而英廟復位濟以出理工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探頤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或乞覽其犁然當於心者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猶陶宗儀之篋也于是傾函而汰之幽賞僻證頗掃耳目之凡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有裨帳枕恨限於管蠡之內一窺一測於四庫五車尚未染其指散云鋪糟啜醴哉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吾家所自始也操風土不忘本也且辱在沅澧沾之啤之足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于中原則若之何曰陳蔡之賦不足役也謹避君三舍時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邸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

天地

鹽官談遷撰木輯



皇甫 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
 里分為二次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
 周天積百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五里故日
 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沉
 晉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宗析木燕也此十
 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

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画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
巨神出焉駕六蜚羊次人皇氏而居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揚
州府志 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誌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游於日月之都寓於南垂楚南垂也 廖
道南楚記今楚溪祠諸蠻擊石取火刻木失信猶有燧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
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栢山先生問張佳胤肖甫曰六十四卦始
於何時肖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
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
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
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
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 居來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
蓋閔頤子明以六爻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 洎辭
伏羲又王墓前著州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州嚴
陵白茅孝女拖筓州皆偃仆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鄆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
貴鄉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 陸深傳疑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寶鏡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葬橋山在

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麓有黃帝廟山

周城整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帝騎龍

升天其臣左徹感恩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於秦皇漢武時

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葬衣冠於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黃

帝故曰葬衣冠猶稱君薨曰晏駕雍勝畧

烏蹄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茂

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偈折群烏蹄嘯不已至人取其

枝為弓名烏蹄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虫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村

人禪通記史皇氏倉頡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墟山

臨洛水之汭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居陽武

而葬利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洵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

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壘之山陰宮

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大

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

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不足存者
朱公安游太
和山記

荊茄豐

黃帝之臣有荊茄豐 玄中記 左傳註楚有茄人城張楫音荷古樂

府鷺何食：茄下 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
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
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託言河伯豈可射
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冀者隱其詞為喻耳 馮
元成集

老童貳負

老童即魏山神者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黃帝樂師
也

䟽屬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
乃梏之䟽屬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存開題西
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䟽屬山於盤石室中徒裸被髮反縛械一
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夏旱邑民禱於堯祠如期而雨秋稼未
登民艱食神降靈默諭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麵矣可取而食搗
試之果獲麩飢者賴以全活傍郡聞之來取者日萬餘人迨穀登
始無麩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 許由友嚴僖蜀之嚴道人 張華博物志稱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棲賜叔
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
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
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又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
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
川長豈即岳之任与按伯夷傳太史公箕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
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阮歆茂之耶楊誠
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
矣 李濂河南通志

舜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
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堯舜之世云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啟
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出自黃帝此可
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
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
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數
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
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楊慎丹鉛錄
帝舜仲冬朔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傍飛一石墮
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曰安
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
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尺厚一尺
二寸於舊窋廣狹不少與 曲周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桑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蛻去如軒后葵衣
冠故事 馮元成集

舜妹画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嫫始容曰惜此神技創自嬭人 吳
郡沈顯画鹿主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
絕微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庠蓋此地又
通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
祠柳宗元作斥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
披地圖而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
而天子之吏寔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
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又國朝王守仁有象祠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帝
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裔自干羽兩
階之後家之祠舜因訛而為舜沒於此至稱二妃哭舜泪滴於竹
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妃時必二十
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六百歲豈能盡亡恙相携至於
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 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有
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宜興有善卷祠宋政和間賜號遜世高蹈

先生

鼻陶喑

淮南子鼻陶喑而為大理此劉安怪誕之說石泉嘗云即使鼻陶
喑而為大理民亦不冤也蓋假令之詞身謂鼻陶真喑則虞書鼻
陶孰都而孰俞之焦周說格

后稷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

四山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
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東山以變東夷
由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
君長耳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開州城西十里鯀隄
自濬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嶺乃
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三名尚書作名从人在山上唐玄宗易
以今文危字

伯益蟲王祠

密縣虫王祠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令必躬臨祠
祀最古密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
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自南
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徑孟津過洛汭鞏
至於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定冀州枯

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趙深三州地也北分其勢為九
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
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
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
河徙於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潁金隄在今河南延津
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州也徙頓丘今清
豐縣也又決濮陽瓢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
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甯鳴犢口今高
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都渤海清河
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
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
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也

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
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蘓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
縣城外十餘步鉤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禹津河在慶雲
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
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
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亦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胡蘓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鬚故名
禹貢許商注在東光無棣之境
禹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禹島足空也河勢
据高歆陷肖形為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東北入海
萬曆六年奉郡檄欲開掘通德州四女關河入海
河間府志禹津見在東光禹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訛呼為猷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獨慶雲瀕大河而立邑古棣城去古黃河不遠郡名許水亦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漫、經縣南又繞東北經棗園橋入海

覆舖河古名覆盆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爾雅云狀類覆舖故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山東通志曰覆舖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亦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鈎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鈎盤河在猷州東南二百八十里猷州今為猷縣在慶雲西北慶在猷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

馬頰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數處國初設頰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頰河也爾雅曰狀類馬頰故名縣南鈎盤簡潔諸水悉匯於此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秣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秣處甕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甕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者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 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湟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
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
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
軍其後又陷於吐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為
積石山後世紛々祖其說以攷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荒唐也按
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註云山
在河關縣西南羌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蔥嶺于闐兩源合而東
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
中國河范曄漢書並同水經與山海經文合鄴道元注謂之重源
後漢書曰段熲自湟中追燒當羌且閉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
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
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

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
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嗟乎山海經固為荒唐而西漢
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盡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
正義猶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山入鹽澤東南潛行
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
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達
柏海上望積石山之文可為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
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臨羌縣誌
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
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
下四柴山古所謂崑崙嶺虜曰閼母黎山勝國藩昂霄黃河記云吐

蕃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
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人至此山咸云是崑崙山始於涼張
駿時馬爰傳會獻諛之言也馬爰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
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
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注班固
地里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諸地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
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
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
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淮南子
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佛圖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
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
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

周漚水以西至於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酈道元注水
經按是數說恭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非所譚究蓋攷之山海經
而不悟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
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
東北隅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內明海外復有崑崙
山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
之山投物輒然有人載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是有二
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有
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
以蔥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蔥嶺于闐之間矣蔥嶺以西為
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中

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
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又南入蔥嶺山者是已班
固所謂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是其後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
至于于闐蔥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睹崑崙之論不信夫
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獨不覩尚書亦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經載河水由蔥嶺徑西域十三
國而注沕澤班固載河有蔥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
鹽澤即沕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
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載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
蔥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與固同夫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亭
障戍已校尉也於車師都護之府置於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
靜是蔥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固曄之載諒
非綿邈計度之詞水經所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固曄之書入証往
往昭合亦非詭妄由漢以來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征
吐蕃敗績失河湟以西之地移置積石軍於河關靜邊鎮今河州
所謂積石山以西地也久之遂訛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
石東北星宿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遽入於酒泉臨羌之境矣
且尚書崑崙析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析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所
稱九渡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在析
支之上而都實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崑崙在
析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夷
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迨於劉元鼎使吐蕃胡惟牙
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廣記馬
端臨之通考不攷前代之籍堅執乎元鼎之詞極詆山海水經以

及班固郭璞鄒道元之儔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至於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之墟千載下移深可慨也

導江

國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激不可過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畝皆常稔稍下至彭山渡與涇流合少折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春撞沸吼曲行五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鄂都北行過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白鹽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灩澦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河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灩澦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東溢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峰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々無聲窮猿古木豐草怪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剗開望夷陵如咫尺由夷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蘄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北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盲風怪雨發作無節舟人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過龍灣楊子廣可四十里至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

千餘里過江陰入於海

九州

禹貢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周禮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 爾雅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嵎峰又傳在衡山縣容雲峰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僉憲張季文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容雲峰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鄉水處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

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因不辰往來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鎰又為釋義謂得此刻禱夜夢一長人挈一古瓶授鎰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員腹內金環四口旁橫書三字曰其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竊為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國子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鎰所辨神禹碑文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考信然吾方以不得考其文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辨已一快于心遂知其然否乎且沈生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宜從刻諸碑陰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釋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

盡又何言蝌蚪哉此碑為禹所遺之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
間副使管大勳刻置石鼓書教

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岫嵒之麓未上
訪後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岩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識矣
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錕得於嶽麓書院
小山艸莽間刻苔剔土榻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為
禹本刻甘泉亦未之改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踈厲當時無
碑碣必刻之岩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
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於宣王石鼓使有之
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本余初見亦疑禹稱
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刻偶誤耳余昨經寧遠
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卓有題識可攷則漢刻山

岩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石豎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
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
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
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虫魚艸木之類禹精於水
今篆倅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
非神授不可也楊殿元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
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予載之下
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
顧璘書於靖陽行臺

憑几集

何侍郎喬遠曰禹碑後人贗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做鳥跡為書
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淳化帖有其文
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淪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鳥後人以意傳會強合成又雖曰禹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東門張尚書邦奇跋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毅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毅者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去聲契之為高入聲鼻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繇之為鮪旭之為偃紂之為受罔之為聾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史紀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益疑而未決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摠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乎矣故其年次如此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柏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鄔季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隕歎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堯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以為身後之計乎金履祥伯益辨益字隕歎帝高陽次子伯益也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近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格春秋改正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丘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汝城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年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 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竹書記年 伊尹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為之才也猶書曰逌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李漁河南通志

鬼方

商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匈奴傳夏曰淳維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乾陀廣曰猺獞及永定在溪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耶

彭祖

錢鏐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見彭祖永年乃接八人仙通鑑及道經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 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

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社見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
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傍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亡山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岑

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亡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而止

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模山

統志 武夷山錢鏐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 列仙傳

太王翦商誤

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說又引詩作實始翦商解云福也太王始受

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太王安有翦商之念哉太王居邠與幽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幽字如幽乃改作邠

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從邠而幽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己命

作伯受圭瓚鉅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

伯也文王曰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繫爵猶故也故傳

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單至洧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焉

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

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西漢

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宋程子

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谿傳文兆義經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馬融陸績王肅姚信

俱言周公作文陳臯辨文辭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紂貯酒之處曰酒池遺蹟尚存
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鹿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多
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槨有銘云不馮其子衛
公奪我里子常曰靈公之為靈也以矣始皇東巡回崩於沙丘今
平臺廣崇皆有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云虎豹橫穿禁山而不顧菽粟蚊虻橫穿絕流而不
顧鉤網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
者全禮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全不能
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施是以佐孟津之師焚山絕
流者也叩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鉤網者也是數語詞備而義當然
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稱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謂
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以笑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
謀而直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阻孟津之戈戟何為計州
州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
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乎遜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
苟其不飢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屠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
餓以成名耶馮時可藝海詞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堙相傳太公垂釣處釣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
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閔天南宮遙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

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尚書大傳
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竹書紀年太公望壽一百六
十乃卒紫微斗數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啣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
是陸榮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啟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
且不辱于紂而胡為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
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武
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
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有寶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孔子
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篆文奇古一云前岡
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教授王悅摹
刻明萬曆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墓此
地里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墓為無疑矣况開
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吊何
於此而弗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為真
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曰銅盤以立信然哉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謾勞異代加封
謚正恐英魂不忍聞

麦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麦秀之詩以歌之曰麦秀漸、兮禾黍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尚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麦秀之漸、兮禾黍之蠹、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麦秀之歌曰麦秀漸、兮禾黍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迷相訛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甕者止其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云今日百姓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心加藍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

風俗通

又竹書紀年一百十九歲

八士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保

文王武王周公葬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 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北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塚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塚是也人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余謁周家四塚及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竊嘗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与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之君力不能高封如文王塚一也上古

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不七十丈二也武王既去豐遷鎬胡獨于塚乃猥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武都在豐鎬而渡渭遠葬豈溺於形勝如周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云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墩也夫咸陽北阪中隱、起脊、以南漸下低渭脊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以北者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云仰瓦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耶間語之交遊咸以為妄及考通志亦嗤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豈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渭而名一曰在鎬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郢雍大記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俱曰畢郢既以此為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郢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王塚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故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矣其所謂成康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蔑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叔之子稱蔡仲耳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奭而立衍以衍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之弟臆也 蘓子由古史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欲殺其神者以樟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樟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令人謹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淞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反濟漢之入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荆蛮旋涉漢王及祭公隕於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漢
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華騮綠身赤驥白蟻渠黃踰輪盜驪小子 張華博物
志赤驥飛黃白蟻華騮綠身騶踰渠黃盜驪 王子年拾遺記絕
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扶翼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記不載
朝履霜兮 晨寒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兒離別兮摧肺肝何皇
天兮遭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願盼兮知此冤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為

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憊不識於物視彼黍
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 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子伯
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
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鄭鄆武王遷九鼎周
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
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
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

南為中國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駮君子既獵既獵云游鹿
鹿速、君子之求焉、鹵調方、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猥、獫
狁台、矣即御即時鹿鹿速、其來大望慈我驅其僕其來續續
續射其豚屬甲鼓

沂繫汶、丞彼潮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有鯿其游微之白

魚鱧落鱧其菹底鮮黃白其鱠有鮒有白其翊孔庶商之奠綽之

洋、趨過趨其魚惟何惟鱣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乙鼓

田車孔安鑿由勒驛翰驛六師既簡左駮翻、右駮驪驪乳、我以

躋于原我戎正陸宮車其馮秀方時射麋豕孔庶鹿鹿雉兔其原

有連殉其戎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庶趨力、君

子乃樂丙鼓

帥彼蹇車忽速填如秀方孔碩彤矢笑、四馬其馮六轡沃若徒

駢孔碩廓騎宣博酋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隄陰陽趨、六馬射之

簇、有疆如帟獸鹿如兕怡尔多賢連禽奉雉我兔允異丁鼓

我來自東雷陵雨奔流逆湧盈、潔隄君子既涉我馬流沂、繫

洎忌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綽、惟舟以道或陰或

陽極柴深以戶出於水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戊鼓

宣猷作源作周導遙我醉攸除帥彼阪田莽為世里希微憾、乃

畧添粟柞械其拔機格庸、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游鼈、水螯

導音柎此晤己鼓

徒御嘩、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譯以左戎陣方矢孔庶滔、是

熾射夫罵矢其奪舉^{聲去}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率左右燕樂
天子來嗣王始振、復古我來攸止 庚鼓

彼走躋、馬廐暫、華、雉 毘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文武何
其一之 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自惟丙申旭
旭杲、我其常尊華馬既迪敵夏康、駕彼四黃左騂騂、右騂

騂、紫戟以奕汝不執德旃翰黎、旒 標 游施、公謂大來余及
汝茲邑曷不余及 壬鼓

吳人憐亟朝夕徹揚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猷用特歸
格藝祖告於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蓬中園孔庶鹿原隰

既地疆理曠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於是 癸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

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

即右鼓所奠之地然而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
嘗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徂東、云者

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之徂東也
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詞則何據

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王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峯蔡氏竹塹葉
氏夾濠鄭氏南阜周氏至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氏康

侯胡氏至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又張敷言史伯璿陳
定宇熊百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荆石邢子

登陳方域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粵夏以前斷自建寅尚已

前此顛頊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犢然年代久遠典冊易淆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而時月不改者為秦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處後世魏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曌建子為正月而一月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商周秦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聞往、紛紜詰曲遂謂三代咸改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月言人、殊此無論執夏典以律周制大有

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亦焉敢以一布衣翹翹然擅改時易歲之權間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表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与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昭合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 又隱九年三月大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雷已發聲不必書矣 又僖十五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三年十有二月 書隕霜殺菽一為定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殺故紀災無異詞

書無冰者三一為桓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元年春二月一為哀
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皆不當無冰者也若夏正春
則非恒燠之災不必書矣

莊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禾及無麥
也莊七年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正之五六七
月也蓋雩以周六月建己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成公三
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邠衣而月固周
之夏月也

春秋書邠望九中如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邠定十五年夏五月
辛亥邠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邠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邠必正月
至於三月邠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嘗冬蒸

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蒸夏五
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時必書而正
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禮所謂先祠以起義非謂不當蒸而
書也猶之乙亥之嘗寔志壬申災爰以朽餘而薦先公非專以不
當嘗而書之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所載成十年六
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
朔晉滅豳先是卜偃占克執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豈非偃以
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
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也不曰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
為春也雖孟獻子有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祖亦不繫之冬与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期子
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故陳寵之

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正朔連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言春孔子割夏時以斷周月如胡文定所云不幾誣聖經而昧昭代哉 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豳風七月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越斷之六經歌詠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以夏正雜周正并行凡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冢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遂人正歲簡稼器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要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敝其中如內宰中春命婦采於北郊司裘季秋獻功裘

大司樂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於澤中之方澤其以建寅垂方策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詠百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古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復遠泥時令故有以寅月起數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有以子月起數者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六年乙丑歲之酉月也交食并狀未容申以臆說若七月之章解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仍用夏時然一之日獻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月令與作周官同旨乃孰謂周家建寅不建子意以周禮豳風而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乎 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

尹嗣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以起數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踰年改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嘗按左傳昭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謂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受之矣狀猶致疑於商書數語者獨不觀敷言張氏之說曰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正月愚亦謂極前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適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擇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謂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列於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焉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上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不可知也尚書正義顧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故史記月表紀年必先書於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正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記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間改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月之月令也與十一月迨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改特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周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須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

也其三

郭公

邢昺舉坦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或之類
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鄭以得小
上小福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又戰國策亂世之又左氏非左丘明也孔子
稱巧言令色為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氏做
春秋遂以謂親受業於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太史傳
孔子弟子亦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浮誇近於巧言
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朔後之事春秋書衛人立
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辛巳為桓公十有二年
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

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
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
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譜兄壽能為兄留旌設祖必已近於成人
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
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
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什一於千百夫子比其篇什正其
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
歲安得所肄習皆吾夫子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
子而君子斷以為漢儒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曰蛇
與外蛇鬪于南門於豨志神降於莘於魯稱成季之生有文在手
以應其卜書蛇自泉宮出如先君教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
晉書狐突遇太子書野人与晉文公塊書魏顆見野人結草亢杜

也其三

郭公

邢昺舉坦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或之類
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鄭以帶山
上小福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又戰國策亂世之又左氏非左丘明也孔子
稱巧言令色為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氏做
春秋遂以謂親受業於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太史傳
孔子弟子亦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浮誇近於巧言
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朔假之事春秋書衛人立
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年已為桓公十有二年
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

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假當在二三年間其為假娶
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
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譜兄壽能為兄留旌設祖必已近於成人
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
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
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什一於千百夫子比其篇什正其
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
歲安得所肄習皆吾夫子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
子而君子斷以為漢儒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曰蛇
與外蛇鬪于南門於彌志神降於莘於魯稱成季之生有文在手
以應其卜書蛇自泉宮出如先君數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
晉書狐突遇太子書野人与晉文公塊書魏顆見野人結草亢杜

回書文公出柩有轂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并玉纓于子玉於衛
書相奪子享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穀伯夢涉垣食瓊瑰書獻子
見梗陽巫臯鳥鳴亮社嚳、出、書穆子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
書伯有為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寶龜倭句書秦死六日而蘇若
此類皆不應怪義其他卜筮詠詞近於讖緯術數非春秋不書事
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典華繁實寡必非丘明筆也馮時可談藝錄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頽上人今邑有管仲邨相傳仲故里晉張處度注列子
謂管仲鮑叔並頽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據

曾沫

魯莊公十年曾沫始謀於莊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
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劫齊
威求侵地者哉如公羊高採異說載異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
多稱沫以為口寔而寔非也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
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
之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場廟或因公而
祀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諛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東海黃瓊傳

介之推游仙

介之推姓王名光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文公異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歸太子卧石

内丘縣號太子殿内石蹟六尺許身体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敖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塘上之水花皆西向子皆東向公孫敖之子倫封于寝丘一曰潘鄉

孫叔敖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言甚

誤楚賢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尚存 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

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

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田汝成西湖志

陳寔曰左傳不載嬰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乃言武而取其田

是無嬰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復武立

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
宮與武之生育嬰白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李
善悞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
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韶
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中庸朱子義問

提月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景
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為耶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威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郁
夷縣 馮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賈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數里之內土色尚
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
日夜子刻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吏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
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 老子開天經

老子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鼻陶之曾孫曰 為夏
大理諫閔龍逆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
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
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
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出王時論山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
掌周室圖籍壽竅高學竅博孔子寔師之故曰竅比於我老彭若
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鏗彭祖析為二人非
也 豐坊道德經贊言序 老子墓在盤屋縣西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車未虧倍子行之及
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邪之未剗也一指麾之及其為
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
壯也羅網不能禁也席也執群獸食牛馬劇戰不能難也故連滴

之流久之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至吉祥小惡
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
身之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
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之於不始
生之於不生存之於不存止之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
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俛福滿山澤
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
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 離
琢文彩奇妄異恒以褒有德以別尊卑攻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
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疏遠不隱親不私罪至夷滅賞至
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決食渴而倍飲熱而投水
寒而入火所苦不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強也喉中有疾不

可剝也蚤蚤著面不可射也蠟虱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
出沒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立聖之與野人
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
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
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
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詔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
虜窮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書所
不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定為三十三篇則
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
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
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
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交廣間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圖所
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慘若夢虹
飄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同第
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年三十五
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
穀梁寔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乙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
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註謂己酉為己
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

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己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
生從穀梁卒後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可據也
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
時而踈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載子丑二月於
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于歲首則子月也春秋
正月書即位六夫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
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虞商之後哉
說 孔子辭廩上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淮南
聖槃經以孔子為光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顏子目光菩薩破邪
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漂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
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玉芝堂談噲
少正郊

孔子誅少正郊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同
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廢而
琴牢陳亢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蘓轍古史

項橐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橐祠
達巷黨人顏師古漢書注云項橐也此必有據 後秦苻朗著
符子言項橐詆訛夫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六如莊周稱盜
跖漁父也墨之稱墨尿娟婢也豈足信哉

程子

晉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葬平陽之曲沃縣有祠

程本字子華博學通墳典有卓異之行性闇與不肯苟容於諸侯
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于郟傾蓋
而語終日甚悅頹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有子華子
墓在程子固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塾內丘縣志

墨子回車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駱捆葦織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疑
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雠今晏子見疑吾將
以身白之造於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
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自刎
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北安吉州西州志云耕者每得黃

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豚肩不掩豆一
表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

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訓子路生周顯王三年己未九

月七日永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河縣西

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因葬焉孟津鄆城

俱有伯牛墓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子王利賓家有子夏易

傳卜子夏一百二歲容齋隨筆

寘威

寘威字成淮南子寘成飯牛是也

寘鳴犢舜華

寘鳴犢舜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
曰鳴犢鐸犢古今人表曰鳴寘寘犢說苑曰趙有譯名寘犢史記
世家曰寘鳴犢舜華家語曰殺寘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寘犢字
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六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
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於海為蜃
鼃鼃魚鼃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寘犢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
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
猷猷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於
澤行乎澤也
馮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滅鬻

子貢滅鬻為婦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形
王充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史
推合朔在後明旦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
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李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傳曰成子與宰予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曳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曰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子悞以為宰予皆不足信也
古史

莊子逍遙游

子嘗問名道遙游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惟侘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指莊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鷗之二虫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
黃山谷集南昌黃介墓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城莊子為吏於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上嘗作微而他處無之
蒙城縣志 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豎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有之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以之志云爾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
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隄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而蔽于隄子之喬木成子

不言隄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剗則止之相室曰變之巫也曰
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
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禘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葬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碻之
言親間舊作新舊此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案後漢書衛宏
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
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故多用
毛詩意宗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序用緇衣
詔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未出於子夏矣東萊眉山皆
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失
徑旨理或然也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羞女名二十故吳兇諱二十曰念

伍員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曰壞宗廟徒陳罷
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
雖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
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撻

啓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抉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仇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而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強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未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收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受又何有於臣子胥之仇宜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諛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所以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直接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杯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共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止隴而汚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載紀不聞其

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索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陷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六妻囊瓦司馬成之妻夫費無忌殺吳昏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反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反受誅子復仇推及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殺句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味於復仇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太倉吳駿公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讒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亡以來 感：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然姓辛名鉞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珞珠子

雍門之荻

左傳伐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
千樹荻樂彥解荻梓木也可為輶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寔周

貞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史闕
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鴣

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鷺入松網魚畏沉荷

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庵証其不然其云讀墨子曰吳起

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有確見後

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子於江今隨鷓

夷以終蓋以鷓鴣夷表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隱五湖自號鷓

夷子後人因以隨鷓鴣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范蠡既去越王留

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太史公顧采小說謂蠡居陶作陶

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鄉相而甘財虜哉句踐既滅吳遂都于吳

與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能物色者甚矣蠡之不幸一身

為薄倖再辱為財虜冤哉今洞庭山中尚有蠡蹟蓋蠡實隱太湖

耳 馮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王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共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年按瑯琊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然齊地並無句踐塚豈有都于斯而不知葬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器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 見楊用修詩

靳尚

楚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旄魏之用事者使人邀靳尚而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 又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紹表此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搖貂尾為貴或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之六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鷄鶡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六武靈王製云 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輪未周而亡 索隱引策 趙人青荈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於梁馬却不進襄子視梁下有 人荈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荈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荈曰 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 而吾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姓李初封段侯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字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案詩有出宿於干、邶地也又有蹇叔處干、亡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
李濂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荊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塚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下淮盜發得竹書數十車世號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起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於是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蔡國熙循牧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威凌苦峻蓋愚俗久湮不痛懲不止况姬數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具利賢矣哉

胙臘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中國為之耳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立秋有禮曰驅劉漢書注謂之騷婁揚子曰不胙臘也歟哉

蕪秦詩

蕪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後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音替書

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仰音留明言章理甲兵金起

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又辭天下不治平聲吾敝耳聾不見成

功行義約信音新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

郎瑛七修類稿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望

日冬至鄒人因哭孟氏廢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八十

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

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定王為

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

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周顯王四

年

孟母仇氏元成宗光貞元年癸卯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母李

氏未知何據仇音掌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誌像世傳孟子奠母自刻其像殉之是以
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於其上正如
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
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然見于帷幪之下然後審其所以
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又據關里圖像志引元鄆縣尹司居敬蜀
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歛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
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与此合因知今所視為跪像即
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此像竅古竅真 三遷志

趙岐注有孟子外書四篇

孟氏娶由氏陳士元按由或作田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

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王嘗賦高唐于此世俗誤傳在
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 一作雲南志據史記言莊濠取滇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留
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濠或曰濠即盜蹠見於諸書遂
止按盜跖柳下惠兄乃魯人莊濠楚公族乃楚人濠大盜與跖同
人因以跖名之非盜跖也又唐蘓渙少喜刺盜善用白弩巴蜀商
人苦之號曰白跖以比莊濠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辟崔瓘從事
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与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
蜀人又以跖比之也從是故之跖自是柳下惠之弟之名為盜故

時名之曰盜跖。跖為盜故。亦以跖。漢復為盜故。又名以跖。賈賦曰。謂跖。跖。廉。分。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跖。楚。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跖。不。可。祠。極。是。但。謂。跖。即。盜。跖。此。不。讀。書。之。過。也。跖。姓。展。氏。跖。姓。莊。氏。跖。魯。人。跖。楚。人。李。奇。謂。之。秦。以。為。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續。錄。司。馬。遷。史。記。云。莊。跖。者。楚。莊。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跖。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即。既。滅。夜。即。因。留。王。滇。池。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陷。巫。黔。凡。經。五。十。二。年。不。應。如。此。淹。久。恐。史。記。謬。悞。班。生。因。仍。范。氏。所。記。詳。考。為。正。據。此。說。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跖。為。非。然。馬。氏。又。云。豪。即。跖。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跖。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跖。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跖。廉。分。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跖。楚。之。大。盜。此。以。跖。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跖。音。居。略。反。使。跖。為。盜。何。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跖。故。連。及。跖。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跖。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元。美。云。楚。有。兩。跖。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跖。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訛。頃。襄。王。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為。跖。故。作。滇。點。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牂。牁。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繫。舡。木。也。韻。書。曰。牂。牁。郡。名。通。作。牂。又。作。牂。駝。通。作。柯。近。有。作。牂。牁。者。直。音。曰。牂。音。作。牛。向。重。千。斤。牁。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牂。牁。為。正。點。記。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一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
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政乃學墜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
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
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有夫去
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其若耶
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莫識為政王乃
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搏衣右手出刀刺王
殺之即自犁剝面皮韓國磔政梟諸市懸金其側有知者賜千金
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政也彼為吾犁面吾何愛女子身不揚
吾子名耶抱政尸哭絕行脈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蕪秦故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
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據秦詛楚文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
加臨戎宋方朔攻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為槐
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
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
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楚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陵枝江六曰丹陽楚文王都南
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
遷鄢在宜城考烈王自陳陔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漢
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
賢士臺六曰昭賢臺始有臺久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郡國經

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邯蓋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暮年具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綽唐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時秀特秀年二十五舉於鄉、試府試省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縣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詔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處起糧將絕命將士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為粟山

叢臺

叢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非一故曰叢臺嘉靖丙午邯鄲知縣信陽董威修叢臺、內剝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幹豈井又先于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寘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并朝暉但歌美人好合与古詞始同而未異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艷歌羅敷行一曰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里鼓車秦始皇作

云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蜀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与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郎中令嬰等華陽國志此与左傳驪姬誣中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於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胸忍曰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頸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瞑志盡搏殺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切莫大焉欲如要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美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歷漢至晋專以射虎為事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常璩華陽國志

荀卿

荀卿師姓駢名背与仲尼同稱子弓者也

荀卿漢志作孫卿避

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郎秦築長城由臨洮抵遼左郎搆敗築於遼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間至則郎死遂哭卒工人選高阜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乳杵跡永平府志

孟姜氏澧州人夫稱范郎役長城死姜女哭晝夜不輟負骨歸至

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槩像

楚寶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宜君過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徙築長城郎

婚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江邊臺望

夫楚令遺刺竹種望夫臺址徙赴塞覓郎道出曲沃通澮河漲不

克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即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仍存秦法情

工者死瘞城中范郎罹焉姜至塞覓夫已死繞城大哭城傾骸見

乃刺血試獲郎首負以歸次宜君山麓渴甚一哭泉湧飲水復行

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避回潦水山谷間乃囁

石上斃石為洞瘞郎首尋坐而斃留金釵石隙中時復隱見土人

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

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川谷中溫處瓜實乃詔博士諸生說
之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陷之後
人歸其處曰怒儒鄉 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塋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矐秦王病創死 論衡 此与史記不同豈秦
史諱之耶潘岳西征賦筑散屬而高奮狙潜鉛以脱矐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 山埋白壁一雙深七尺
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壁 太平清話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 前賢灼之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受
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
王埒災均吳美冠顯黃 靈七代 敬構商堂繼聖凝神將記萬

幾 藹餘輝蜚聲萬祀 海鹽縣志 秦山秦碑李斯篆額半沒於土

當事者移署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断臣斯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
曲折處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南
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磨滅已尽墨片紙而
還 王梅溪集

鞭石

始皇以術石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疑之東傾如相隨行

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疹如鞭撻痕

二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黎陽貢士孟思正甫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抗怙威肆行曰醜胡亥出皇帝壅遏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蓬雜曰愍龍川文集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滅自此成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王者乎不有隴西北地上郡之役如同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遣光祿勳出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成至土墜之役如魏孝靖者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塢紇戍之役如齊文宣者乎秦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齊之斃非以是則其卹民情與弗卹民情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於秦隋罷備邊令休天子吏民虜突然入吏民略取去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熱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於避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姑曲為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穿壤洵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余懼儒生

曲士以此傳為好异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 宣府鎮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族居哀牢以嘉為不韋後。曰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東漢永昌郡始此

魏王子騫

武夷魏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容乃為樊御史 所葬 沈明臣豐對樓集

項羽

下相里鑄梧桐古蹟去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

湖州卞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作云羽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疏

食文 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鴻山園項羽於此見群鴈曰我當南面射中

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 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棗縣廳旁云是其故宅

項伯

項伯名彊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彊顏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鵲鶴井

臨城縣西北二十里鵲鶴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鶴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 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古蒲鄉也古宰社處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鈎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鈎盤山餘曰魚遇鈎鈎吾其亡矣遂遇害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居魯孫黼封明統侯先武中具立孫霸為大司空封於陵侯避暑錄話

紀信

紀信四川安溪人子通高后八年周勃封諸呂通時掌符節紉此

軍竟成安劉之功四川通志紀信墓一在鞏昌府秦州北門墓側

有廟 正統三年追封紀信榮澤侯謚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鄧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漢蕭何食邑鄧縣城東有何廟与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丘生墓与何同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灤上 慶雲縣東二十里掛甲口相傳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挂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余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作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与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无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冤哉泪淫下客見其誠以

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我與
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
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韓之半也今其
族世豪于海孺聞有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記勒之鼎銘

丁公

高帝殺丁公丁名固

四皓

東園公韓秉字宣明綺里季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齊
人角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高山 廖道南楚紀

四皓墓高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

慈谿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處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之
舊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洋用表夫人誕載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适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生默、生
金、生千秋千秋生嵩、生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生嗣
嗣生皓又張良少子辟疆

頡羨侯

頡羨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宗
劉邠貢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頡羨侯塚在滁州
境今求之不得 滁陽志

堯舜禹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堯承春李舜舉夏倪湯承秋貢禹承冬各主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捧觴上壽余嘗怪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樗里子之墓用此推之雖多更喪亂僭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治者不廢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詩也細讀四

詩備稱荒涼之地是設慢城於故基而晏也凡前代之事非有証據以臆計者皆是類也

李應祥雍勝畧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為少劣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 雍錄畧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鄠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行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序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雉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曰常孝景諱啓之字曰開世宗孝武諱徹之字曰通孝元諱奭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魏春秋裴松之

曰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列侯未有御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

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中

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間天之

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官名未央可見秦王誠詠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

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頭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

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

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

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

步兵長水射殺也騎胡騎虎牙八屯校尉而胡騎不當置惟中壘射殺帛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帛賁所領士數無所攷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微也己耳何以御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壩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飲飛諸兵擊諸羌恐抽銳以往營衛益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法

王禕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僥首竟讀輒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詞剽襲牽綴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合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溺耶奈何得辨新語也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直卓絕雄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析補葺小有异同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王一經膺手遂萎狀不振何异鈇斲材作蝸牛廬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

黃粹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在薄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義娥傳尚書於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孫邛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邛死之今涇州東二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於東山之麓有禱輒應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曾學佺兩河行稿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五里許周亞夫祠墓周圍蔭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屯軍細柳之義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鈇聲史記周亞夫其卷人也原武本古莽封地或亞夫先塋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游往其間高宗勅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隻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北鄉有曰黃學村二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冀郡郡今景州橋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元末兵廢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州東強縣

志董子為邑人似妄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在西安府
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省春秋繁露後石繁露十七卷
與同董其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擬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
不相倫比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十篇玉盃
繁露清明竹林名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其所進本通以繁露冠
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名居其篇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
宇記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
白虎之象也散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
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夫然
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
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露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
名書也以杜佑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

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
有名連珠者其狀貫物象以達已意略与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形窮者是以連珠言古体其殆繁露之自出与
其名与体皆契合无殊矣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

新壯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
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与天地同節矣 繁露

七

枚乘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七
略劉梁七采崔琦七蠲桓麟七况李尤七欵劉廣七興曾子建七
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啟孔偉七引湛方生七
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懌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
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發

来自鬼谷子七箱之篇 謝榛四溟山人集

壺関三老

壺関三老狐茂

酒池

武帝作酒池以誇卷胡飲以鉄杯重不能柔皆抵牛飲 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先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日与神君文成等游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記並周礼宗伯之属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至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魁則三代已有之矣魯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五雜俎

蜀

常璩叙蜀志上下数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國至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卦值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與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有周之世限以秦巴不与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蚕叢其目縱死作石棺槨稱縱目人塚次柏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灾其相開明决玉壘

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社宇也開明位號曰叢帝生盧帝至九世帝復稱王開
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覽輒令移立
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
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周顯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獵谷中與秦
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
賀曰王當得蜀土天奉我也惠王乃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
便金蜀王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
遣還之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
都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
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
七丈上有石鏡金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
之曲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
擔也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周顯
王時惠王嫁五女於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
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柁蛇小崩壓殺五丁及五女
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塚作思妻臺周慎王
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太子亦
喪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以陳壯
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蜀侯又伐楚
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城成都城郫城臨
邛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曰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赧王十四年
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餽從
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殺誅其臣即

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館為蜀侯十七年葬悼喪車至城北門忽
陷入地中蜀人曰名曰咸陽門為立祠有靈禱輒應三十年王毅
蜀叛誅棺陳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歸汝山為天門至蒲及縣見
兩山開如闕曰辨天彭關彷彿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祠三所穿郫
江等水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辨為陸海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是咸不
沒肩時青水有沫水出觸山脇溷崖破害舟船冰發卒鑿平溷崖
水神怒冰操刀入水中與神鬪凡蜀諸水皆冰所通又穿廣都鹽
井蜀益饒漢初發蜀漢糧助軍收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
文翁為守廣厲學政比於齊魯自漢興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
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
之南玉帛踐于梁益之鄉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閣允陟璿璣或盤
桓利居徑綸皓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輩等踵起厥後龍宗有麟鳳
集有翼世載其美擅名八區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自秦始皇定
六國徙豪石於蜀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駟連騎以富
相尚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蜀之世系大都具此數語據本款斥
神怪而中奇聞異見亦累世不絕豈偏方之毓氣固狀耶何豫充
諸志之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 常璩以
陳承祚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
官司星列提封圖薄歲集司空故人居學士蔭高堂翳帷幔足綜
物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遭阨運函夏滔堙三州近為荒裔桑梓曠
為長野懼益避棄城隍靡聞乃攷諸書爰成十篇資腐帛于顛墻
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劇賊者多故有所闕猶愈于遺忘焉其
辨舊訛也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蜀亦從

行周負王十六年秦屬公城南鄭谷道久通矣而藉力五丁殊未
然也世傳蜀王蚕叢問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斃靈死化為蜀帝
周莫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冕化為子鵲又言蜀推髻左社未知
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
帝則蚕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千死者不更生况復
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盡一人之血子鵲鳥或曰雋周四海有
之何必在蜀彭祖生蜀為殷太史周末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
大人之鄉豈當漢吳及稱荒服無文學哉其辨也彌近理其文質
不及壽雅趣殊勝之 善海洞酌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惠車子衡州人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 丹鉛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
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衛青霍去
病傳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 諸夏康弓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
兮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大相保永無疆兮親 百年名
延長兮 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顯玄冥四章係鄒子作 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游戲宛与洛舜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困學記聞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凜、歲云暮冉、孤

王竹為古詩

李陵臨沅令

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之立清陵館 大同城北五百

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蘓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高誘鴻烈解叙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

得為賓客之賢也

容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葉榆人覽著賦心四卷 華陽國志

文君甕盤

文君甕臨邛楊氏於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四

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面徑二尺厚

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陳眉公傳異雜書文君漆盤南充黃太史輝家出示客袁中郎集

柏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橘苑李梅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萼薤桔梗

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 東城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園中記云
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
步其形方正以漸稠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從民置邑其
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俱謂北咸陽原上自
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
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霍去病墓
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与塚形不類漢書為塚
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於祁連也顏師古云塚上有豎石塚
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塚視青墓高少
減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
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
成世謂為茂陵英蓋其上為級階之狀与諸陵所製特異王禕謂茂陵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雋不疑傳
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烏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渭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
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面至於殺其身
滅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塚

厭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塚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 淮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雞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碧雞處南之荒深谿曰
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辨
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揚慎金
石齋文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古詩盈、一水向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正惠帝
諱常孟詩曰實絕我邦祀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輕俠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
趙李極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
徑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
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 焦周說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
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漢所謂古文者科斗
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
也

蘓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孕重墮殞羸極苦之有欲和親
計衛律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人

撐犁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有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稱撐
犁猶吳人稱天子也 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危擘書始言入宮久不
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
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擘不言呼韓邪願
壻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畫皆不合其言不願
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意也西京雜記又
言元帝使画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画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
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禳女端正閑麗未嘗窺
看門戶穰以其有异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辜
獨賜單于美人媼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
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寂牴牾
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
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莫句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君號明妃
云 韓子蒼昭君圖序 昭君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酷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雲、從刺候
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頭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獄掠
治滅死髡為城旦 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略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歎
匹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紹芳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天臣揚雄上桓
譚新論曰揚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隨幸還
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死二十年
矣後漢桓譚傳曰譚數從楊辨析疑并是譚親矣于雄其所記必
可信無疑譚不阿光武讖緯之學人品朴直言議不黨益可信矣
漢書作於和帝時固死徒成于曾大家世將百年耳目懸隔濡染
影響虛聞實茂加之疾忘何所不成如前所稱雖以老萊之高黔
益之介不足倫擬豈遂甘屈辱事奸莽黃門給事之職已前故
無祿位之嘲又見于後言出一口背馳兩端且稱事莽難曰寂寞
倉皇投閣不能更生孱弱儒官優游徑術無克敵之功乏勲戚之
舊絕無所恃焉怨

太玄法言精奧古

劇秦美新厲藻揚厲

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亦詞氣相類今細玩窮校畧無彷彿非出
好事之手必入類之筆而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
必不誤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
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夷辭所
連及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之子雲
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唯寂
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之所並
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間之則天祿更在其
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承明殿著
述之所翼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則承
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天祿乎據子雲辭嘲自

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又稱其給事黃門夫金馬門乃官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子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遵玉堂員嘗保直天祿子藉令以校讐為業彼石渠所貯鄼侯圖籍與直廬皆在子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書天祿者又何也予攷漢玄武北關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司馬在焉時以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耳子雲既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胡由曲折而北乎獨怪孟堅何其忘子雲之深也

秦和胡正甫曰讀雅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雅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攷雅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一者又相

牴牾矣又攷雅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雅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雅為定于莽年者非也其云頌莽妄可知已今年春按部郾縣而雅郾人也讀其邑志得侍郎簡紹芳辨証尤悉以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歸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雅卒永始未必然計雅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雅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

馮時可曰予友吳文仲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雅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荐雅何以云不得定于莽年也又謂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為谷作乎元后崩雅為作誄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豈即以漢書斷之

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
史桓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得為史與漢書四十
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
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亦五年矣惡從誅之雄善
教學劉棻為雄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
也

郾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

提學副使秦和郭子章封頭

刊石曰漢楊玄光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安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當
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于華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氣再
升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
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謀誅莽不克死 五溪首領田強王莽欲錫
強銅印有子十人推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莽以其三子
各將五百人下北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子居
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酉陽雜
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均
專用西京雜記故曰以為吳均語非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勉之
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异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

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筑等笙各有所執組授華彩儼若生人下有俾二工吹而組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雜記著之今故無焉則闕簡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武武遭王莽之難常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兄弟謀代死取季者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園解及即位封崇聖公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英凡十塚嘉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犍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縣人因王莽亂求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帶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今襄陽之東陽縣

攀倒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逐王郎于此士馬俱渴目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顛倒之狀頗存土人指子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獨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魏郡人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更宜改常姓對曰臣受姓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便辭去方術傳

高獲嘗采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

故蹟遺文

太平清

語云子陵年八十終子茂、生隆、生卓、明太祖高皇帝嚴光
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是也禮
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非而不
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固知所措稟天地而生顯鍾
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奸詭其如鬼神何且彼
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曠漠何非是耶假使
赤眉王郎劉盆子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黎家草
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
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不任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
民受其害天下荒、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游與朕觀當時之罪人
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歎

馮異母

異從光武其母厲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今廟
祠饒陽縣治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甄像孫禮
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後五品梁四班後
周五命

黔首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境
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
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輿
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石江
連四會番禺入海鄭荃山方伯作牂牁江解濟蓋江下流至打罕

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說觀之泔河的自然可通番禺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原嗚呼遯矣雖此四方倘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路官滇黔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沉于渚天霽水激柱、望見一名越王船郡國志今在鬱林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側立銅柱南寧界上 在欽州古森峒上鐫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 吳黃武二年都督程普與闕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唐馬提為安南都護檄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漢故處錄曰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右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分茆嶺茆草為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上溪州刺史彭士庶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銘曰金人汗出鉄馬蹄堅子孫相連九、百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 國朝彭天寶封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大家應詔踵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談非實也 曹大家子毅見文選東征賦注非毅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傳靈憲紀功處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彘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曰鳥、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兩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惟陳蕃能致為字而不名特為寘一榻去則懸之
周璆傳 豫章懸榻
見徐禕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元上章力辨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其令童恢宋長洲王林攷碑乃姓黃非童也
野客叢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避之馬可輟解輟解之按帝耕於懷縣今之武陟大義鄉也民至今急本務耻末作
武陟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半奉母半建寺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於內丘之金提店卒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宣碑

漢泰山都尉孔宣碑又碑生故更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錄文曰石孔宣碑陰不云碑陰而云碑生故更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宣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

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末
冠則曰門童德而稱之曰門生舊所守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
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隸則曰義士此皆讀漢
碑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熹
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生糜鶴趾置
石崖頂到光武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為系師
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 李膺蜀記

大人丈人

康翊仁鮫人潛穢詩三日丈人嫌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丈
人故嫌連後漢范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常昭云古者名男

子為丈人尊父姬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
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連也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 藏火於籠 祥刑郡母歛縣有剛火 華陽國志

石經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邕與

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彈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奏定六經

邕自書丹於經使工鐫刻立於太學前 再刻 魏正始 年立古篆

隸三体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寶 年刻石

經于長安 何景明日西安石經唐文宗開成中所刻鄭覃與周

墀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經一

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本委棄于野朱梁

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宇白鄩請輦入城鄩方信收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王羽詒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尚書省之西隅宋黎持徙置京兆府始於元祐二年持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及范蔚所見其存者僅十有六餘皆毀壞磨滅云 五代蜀孟昶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贍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挺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傭耕以養父、沒貸錢里人裴氏鬻身為奴以葬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葬於父塚側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亦似世人身世耶 黃山谷 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攷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偏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志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為山東

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也尚無恙尤無疑也

蔡寬夫詩話

尉氏縣南四十里隄村保為蔡稜墓相傳子邕

附葬其側稜字伯直有清白行處俗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謚貞定尉氏縣三十五里蔡家庄蔡邕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今有廟祀邕園村在縣東二十五里史稱蔡邕為陳留圉人者指此邕為孝母卒廬墓下有別免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滿灘死

子賢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

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夢告賢

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

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終贊道張帛求

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贊道張帛黃貞妻也沈身求貞事頗

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後漢皆載范史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

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教也此本漢事而記出晉

人故附之晉乘

藝海洞酌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張魯曰

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滎陽侯子孫家滎陽恭祖墓在今大

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戲恭朕之詔唯彼魯邦一受道風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接爾士民是享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唯彼梁王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志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按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則隔甚繫爵可也用魯事失寔作者之過也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處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史良久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安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牟鎮一在成都之碁盤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新都今滇南劉文徵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有神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述陸遜淪而杜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并存其蹟勿夷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在郊外存如成都市夷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護呵之手郭子章蜀草楊慎滇略按武侯於滇威德最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祝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碑文

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指之有盟蠻臺大理有畫卦臺天威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有諸葛營旂臺糧堆打牛坪諸葛塞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卧龍岡湯團著武臺擊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渡井激江有諸葛營蒙化有魏賓山玄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塞泉及池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鋒臺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革面革心悠久無斃嗚呼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矣

郭子章點記貴州有會城有藏甲岩畢節七星關烏撒有棟槍岩黎平有諸葛營皆所在謹記之

水牛流馬

水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事物考車之為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為之而制或少异故亦异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流馬為小舟如今竹障之類今民間檣木石短杠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舡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又何异哉

路問禮萬一樓集

龐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地撫陳 改建鳳樓書院 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址
○羽請於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據襄陽國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授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若都護李嚴書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端腦三斛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皆從闓斫木堅剛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嚴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採藥此山童子歌玉爐三洞雪信宿乃行江流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卽於八蒙立馬勒石

四川藝文志

馬謖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夫謖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又奚待乎

王母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閩人張燮云關將軍本傅氏嘗避難而逃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鄉侯時呂岱督兵陸口遂從家蒲圻宗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山

楚記

卻正張通

秘書令卻止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於洛陽



